

人际敏感性与网络成瘾的关系

——错失恐惧和线上社交焦虑的链式中介作用

范璐¹, 练玟¹, 朱心怡^{1,2}, 金佳佳¹

(1. 温州大学心理系, 浙江 温州 325035; 2. 杭州师范大学经亨颐教育学院, 浙江 杭州 311121)

[摘要] 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人际敏感性与网络成瘾的关系以及错失恐惧和线上社交焦虑在其中的作用机制, 使用网络成瘾量表 (IAS)、人际敏感性量表 (IPSM)、错失恐惧量表 (FoMOS) 和社交媒体用户社交焦虑量表 (SAS-SMU), 对 470 名大学生被试进行调查。结果: 人际敏感性与网络成瘾呈显著正相关; 错失恐惧和线上社交焦虑分别在人际敏感性与网络成瘾的关系中发挥单独的中介作用; 错失恐惧和线上社交焦虑在人际敏感性与网络成瘾的关系中发挥完全的链式中介作用。结论: 人际敏感性可以通过错失恐惧的单独中介、线上社交焦虑的单独中介及错失恐惧和线上社交焦虑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影响网络成瘾。

[关键词] 人际敏感性; 线上社交焦虑; 错失恐惧; 网络成瘾; 链式中介效应

[中图分类号] G 4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493 (2024) 03-0031-08

一、引言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普及, 网络使用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然而, 网络成瘾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心理健康问题,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 李松等人的研究发现, 大学生网络成瘾的检出率为 12%^[1]。然而, 在疫情期间, 由于为了遏制病毒的传播, 学生们不得不转向在线课程, 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增加了网络娱乐的时间, 这导致网络成瘾的情况大幅上升。姚宇等人的最新调查结果表明, 网络成瘾的检出率甚至高达 41.03%^[2]。Goldberg 最早提出网络成瘾障碍 (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 IAD) 的概念, 不同于物质成瘾, 它是指当个体上网时间不能得到控制时, 网络使用这一行为对个体身心健康造成负面影响, 进而导致社会功能的损害^[3]。Young 基于 DSM-IV 中病理性赌博的标准开发出了简略的八项问卷, 对来访者进行一个基础诊断, 但尚未达到临床标准^[4]。他提出任何拥有以下八种症状中的五种或五种以上的人都患有网络成瘾, 分别是: 1.

总想着上网; 2. 为获得同等程度的满足感所需要的时间越来越多; 3. 难以控制、削减或停止; 4. 试图减少或停止的时候, 会不安、喜怒无常、易怒和抑郁; 5. 上网的时间比预期的长; 6. 因此失去重要的关系、工作、学业或机会; 7. 对家庭成员和其他人撒谎隐瞒; 8. 利用互联网来逃避问题或缓解情绪, 包括无助感、焦虑和抑郁^[4]。

当然, 也有不少研究者提出不同的观点, Davis 提出的“病理性网络使用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PIU)”这一概念, 则更加准确地对这一现象进行了阐述, 这也将其与物质成瘾区分开来^[5]。事实上, 对于网络成瘾究竟是物质成瘾还是精神疾病的外化, 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标准。本研究采用 Young 的定义进行研究, 进行非临床标准的测量, 即是否存在过度使用网络的现象, 从而进一步探讨导致网络成瘾背后的机制。这种成瘾可能不仅仅源自对虚拟世界的迷恋, 也可能与个体的心理特征和社交情感密切相关。刘树娟和张智君提出的社会-心理-生理模型认为网络成瘾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和心理现象, 它受社会、心理和生理三方面因素的制约^[6], 如果要

[收稿日期] 2023-09-20

[基金项目] 浙江省教育厅一般项目“浙江省青少年网络社交焦虑产生机制及干预方法”(Y202044250);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高社交焦虑者对非言语复合情绪线索的加工机制”(LQ22C090003)

[作者简介] 范璐 (1988—), 女, 江苏连云港人, 温州大学心理系讲师, 博士, 研究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认知心理, 学习心理等。

深入研究网络成瘾,就必须综合这三个因素来考虑。本研究虽然主要是从心理方面着重探讨,但不仅仅是心理层面,也涉及到社会因素,我们认为心理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有研究就表明网络成瘾的一个预测指标就是低自尊^[7],而自尊本身受到环境和个体自身遗传因素的双重影响。因此本研究以人际敏感性作为自变量,错失恐惧和线上社交焦虑为中介变量,是考虑到这些变量同样存在社会和心理两个因素的影响。

人际敏感性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在心理学中包括三个不同类型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人际敏感性是一个人的人际感知能力,即能够准确感知他人想法、情绪、需求、动机的能力^[8-9];第二种观点是根据 SCL-90 中对于人际敏感分量表的定义提出的,认为人际敏感性是一个人在最近一周与人交往的心理状态,主要就是低自尊的表现,即不自在感、自卑等^[10];第三种观点是认为人际敏感性是一种人格特征,这一观点由 Boyce 和 Parker 首次提出,他们认为人际敏感性是一种抑郁症易感性人格特征,表现为对他人的行为和情绪保持警惕,对所有人际交往的变化都过于敏感^[11]。本研究将综合考虑这几个观点进行探究。

错失恐惧 (Fear of Missing Out, FoMO), 相关研究也称为错失焦虑,是由美国作家安妮·斯塔梅尔于 2011 年提出,并将其定义为每个人都有的一种情绪、心理倾向,拥有这种情绪的人经常好奇他人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12]。它是一种新型焦虑类型,具有弥散性,并且和焦虑类似,也包括“状态”和“特质”两个因素^[13]。错失恐惧在互联网时代下得到了强化,具体来讲,人们可以借助网络上的社交平台了解他人的动态,从而缓解错失恐惧,但如果得不到满足,就会升高。

1966 年英国精神病学家 Mark 和 Gelder 首次提出“社交焦虑”一词^[14],在他的研究中,他将社交焦虑 (Social Anxiety) 病人从恐怖障碍中区分出来,病人的表现一般呈现为害怕社交处境,如在众人面前说话^[15]。在此之后涌现出大量有关社交焦虑的研究,并且对其定义也不尽相同,但都是从行为、主观感受和认知三个方面来界定的。线上社交焦虑就是基于社交焦虑的概念发展出来的,相较于社交焦虑,它更加具体化,对于个体所处的环境有了更多的要求。为方便研究,我们采用陈必忠教授对于线上社交焦虑的定义,即个体在社交媒体交

往情境中感知到的紧张和恐惧等人际负性体验,主要表现为隐私担忧、交往焦虑和负面评价恐惧三个方面。线上社交焦虑是指个体在社交媒体交往情境中感知到紧张和恐惧等人际负性体验^[16]。

尽管网络成瘾的成因很多,但有关人际敏感性的研究还很少。有研究表明,人际敏感性高的人更容易产生成瘾,比如网络成瘾、药物成瘾等^[17-18]。由 Davis 提出的有关网络使用的认知-行为模型也表示个体的心理问题是产生网络偏差行为的诱因^[5]。然而,人际敏感性是否会通过其他心理因素对网络成瘾进行间接影响也需要进一步探讨。有研究表明,人际敏感性与错失恐惧和智能手机成瘾呈正相关,且错失恐惧在人际敏感性与手机成瘾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19]。Varchetta 的研究显示,错失恐惧是社交媒体成瘾的最佳预测因子^[20]。此外,有限自制力模型认为,网络成瘾等失控行为是因为自我损耗导致自身资源不足所造成的^[12]。

现有的研究表明,人际敏感性是社交焦虑的组成部分之一,且是社交焦虑的易感因素,而线上社交焦虑是社交焦虑在线上社交情景中的延申。人际敏感性能很好地预测社交焦虑^[21],大量研究都呈现出人际敏感性对社交焦虑的重要性^[22]。有关网络成瘾与线上社交焦虑关联的研究很少,大部分研究都停留在广义的社交焦虑层面上,也有研究表示线上社交焦虑能够正向预测手机成瘾^[23]。已有研究证实,社交焦虑症患者存在网络使用出现问题的风险,他们对于现实世界中交往中出现的焦虑,也会在网络上得到一定缓解^[24]。但对于社交焦虑的研究,也可以进行一定的参照,两者是分属不同情境下的交往焦虑情绪,有一定的共性,且现实社交焦虑是线上社交焦虑的根源^[16]。

目前对于错失恐惧和线上社交焦虑之间的关系研究很少,大量研究都集中在社交焦虑上,并且二者的关系都是社交焦虑正向预测错失恐惧,社交焦虑越高,错失恐惧越高^[25]。高社交焦虑个体十分关注他人的动态,甚至是社会新闻或娱乐八卦,可能是为了缓解自己在与人交往过程中的紧张感和焦虑,他们特别害怕自己会错过什么重要的消息,相应的他们的错失恐惧水平不断升高^[26-27]。然而,对于线上社交焦虑的研究结论虽然不够严密,但观点却恰恰相反,有研究者认为错失恐惧对于线上社交焦虑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28];也有研究表示错失恐惧水平高的人可能会强迫性和密集地使用社

交媒体,从而可能出现高水平的线上社交焦虑^[29]。

因此基于以往研究,本研究在验证人际敏感性与网络成瘾关系的同时,系统探讨人际敏感性和网络成瘾之间是否存在中介变量,并提出如下假设:1. 人际敏感性对网络成瘾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2. 人际敏感性会通过错失恐惧进而影响网络成瘾;3. 人际敏感性通过线上社交焦虑的中介作用对网络成瘾产生影响;4. 人际敏感性还能通过错失恐惧以及线上社交焦虑的链式中介作用对网络成瘾产生影响。本研究提出的人际敏感性、错失恐惧、线上社交焦虑和网络成瘾之间关系的假设模型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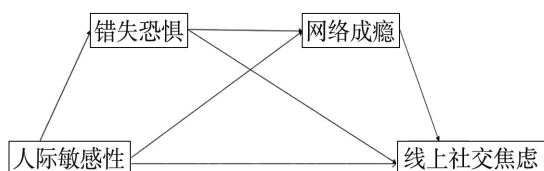


图1 人际敏感性与网络成瘾在错失恐惧与线上社交焦虑的链式中介模型假设

二、对象与方法

(一) 对象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通过问卷星(<https://www.wjx.cn/>)发放529份问卷,剔除无效数据,即填写时间在正负3个标准差以外的样本,剩余有效数据470份,有效回收率88.85%。年龄在18-28岁,其中男生145人,女生325人,平均年龄为 20.16 ± 1.793 岁。

(二) 方法

中文版网络成瘾量表(IAS)是根据Young编制的简略版八项诊断问卷(DQ)翻译的,原问卷是基于病理角度开发的,以“是”或“否”进行回答,包括8个题项,超过或等于5分即算作网络成瘾患者^[4]。修订改良版的中文版本也是8个题项,但采用5点李克特计分(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无所谓,4-同意,5-非常同意),该量表信效度良好^[30],可用于本研究的测量,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 系数为0.847。

人际敏感性量表(IPSM),用于评估个体对他人的的人际交往、社会反馈和他人的负面评价(实际的或感知的)的敏感程度。该量表有36个项目,分为5个子量表,分别是人际意识、认同需

求、分离焦虑、胆怯和脆弱的内在自我。该量表的心理测量特性已在不同的研究中得到证实^[11]。人际敏感性量表(IPSM)中文版由钟华华改编修订,包括29个项目,分为脆弱性、怀疑性、羞怯、认同需要和分离焦虑5个维度,均采用4点李克特量表计分,回答选项从1到4,分别从“很不符合”“很符合”,其中第3、6、12、13、26题为反向计分题,将每个项目得分相加即总分,总分范围在29-116分,得分越高,即人际敏感性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 系数为0.899。

错失恐惧量表(FoMOS)由Przybylski编制,是使用最为广泛的量表,包括10个项目,有线上和线下两个情境,测量被试总体的错失恐惧程度^[31]。FoMOS中文版由李琦^[32]开发,共有8个题项,2个维度,分别是错失信息焦虑和错失情境焦虑,采用5点李克特量表计分,回答选项从1到5,分别为“非常不同意”“非常同意”,总分越高即错失恐惧水平越高,项目内容诸如“我害怕其他人比我有更多精彩的经历、收获”“当我错过了和朋友见面的机会时,我会感到烦恼”等。该量表的信效度在中国大学生中得到了多项研究的支持^[33-35]。在本研究的样本中Cronbach α 系数为0.831。

中文版社交媒体用户社交焦虑量表(SAS-SMU),原量表由Alkis等人编制,中文版由陈必忠等人修订,包含20个条目,分为三个维度,分别是评价焦虑(Evaluation Anxiety)、交往焦虑(Interaction Anxiety)和隐私担忧(Privacy Concern Anxiety)。该量表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1-完全不符合,2-有些不符合,3-不确定,4-有些符合,5-完全符合)。题项内容,诸如“我担心别人会觉得我的行为尴尬”“我的私人信息可能会被公开分享会使我感到焦虑”等。经检验,该量表的信效度良好,可用于测量研究^[36]。本研究中文版社交媒体用户社交焦虑量表(SAS-SMU)的Cronbach α 系数为0.929。

(三)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26.0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并利用SPSS中的PROCESS插件进行链式中介效应分析。

三、结果

(一)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共同方法偏差(common method biases)指的

是因为同样的数据来源或评分者、同样的测量环境、项目语境以及项目本身特征所造成的预测变量与效标变量之间人为的共变，它是一种系统误差，会对研究结果产生严重的混淆并对结论有潜在的误导。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方法包括程序控制和统计控制，由于程序控制无法实施，且数据收集均为主观报告，所以本研究采用统计控制中的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共有 12 个，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30.235%，小于 40% 的临界标准，因此本研究不

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变异^[37]。

(二)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表 1 列出了各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及其皮尔逊相关矩阵。相关分析发现，人际敏感性与错失恐惧、线上社交焦虑、网络成瘾均呈显著正相关；错失恐惧、线上社交焦虑与网络成瘾均呈显著正相关；错失恐惧与线上社交焦虑呈显著正相关。本研究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在 0.4 以上，达到中等以上程度的相关，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分析。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 (n = 470)

变量	M	SD	1	2	3	4	5
1. 性别	1.69	0.462					
2. 年龄	20.16	1.793	-0.060				
3. 网络成瘾	23.19	6.181	0.116 *	-0.043			
4. 错失恐惧	24.78	5.763	0.28	-0.063	0.581 * *		
5. 线上社交焦虑	64.66	15.216	0.119 *	-0.079	0.544 * *	0.573 * *	
6. 人际敏感性	73.93	12.030	0.075	-0.022	0.434 * * *	0.563 * *	0.631 * *

注：* 表示 $P < 0.05$ ；* * 表示 $P < 0.01$ ；* * * 表示 $P < 0.001$ ；采用双尾检验（下同）

(三) 错失恐惧和线上社交焦虑的中介作用

将人际敏感性作为自变量，网络成瘾作为因变量进行层次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人际敏感

性能解释网络成瘾的变异 ($\beta = 0.427$, $P < 0.001$)，但当错失恐惧和线上社交焦虑进入回归方程后，人际敏感性对网络成瘾的影响不再显著。

表 2 人际敏感性、错失恐惧、线上社交焦虑和网络成瘾的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β	t	β	t	β	t
年龄	-0.028	-0.681	-0.003	-0.075	0.010	0.286
性别	0.082	1.972 *	0.091	2.446 *	0.069	1.918
人际敏感性	0.427	10.247 * * *	0.149	3.307 * *	0.017	0.346
错失恐惧		0.494	11.015 * * *	0.400	8.694 * * *	
线上社交焦虑					0.296	6.004 * * *
R^2	0.196		0.362		0.408	
ΔR^2	0.191		0.357		0.402	
F	37.850 * * *		66.050 * * *		64.033	

使用 PROCESS 4.1 对人际敏感性、错失恐惧、线上社交焦虑、网络成瘾的链式中介模型进行分析，并采用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比 Bootstrap（重复

抽样 5000 次，置信区间为 95%）检验中介效应，结果发现错失恐惧和线上社交焦虑的单独中介以及二者链式中介的 95% 置信区间不包括 0。具体地

说,链式中介模型结果如图2所示。人际敏感性正向预测错失恐惧($\beta = 0.27, P < 0.001$)和线上社交焦虑($\beta = 0.57, P < 0.001$),错失恐惧($\beta = 0.42, P < 0.001$)和线上社交焦虑($\beta = 0.12, P < 0.001$)正向预测网络成瘾,错失恐惧正向预测线上社交焦虑($\beta = 0.84, P < 0.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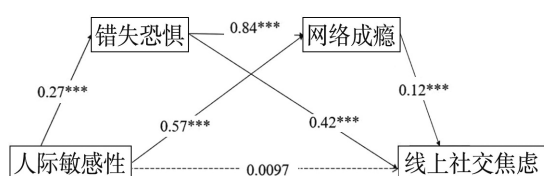


图2 链式中介模型

表3 错失恐惧和线上社交焦虑在人际敏感性与网络成瘾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

中介路径	效应值	标准误	95% 置信区间	效应量
直接效应: 人际敏感性→网络成瘾	0.0097	0.0250	[0.6964, -0.0393]	4.374%
间接效应1: 人际敏感性→错失恐惧→网络成瘾	0.1143	0.0178	[0.0792, 0.1492]	51.275%
间接效应2: 人际敏感性→线上社交焦虑→网络成瘾	0.0706	0.0155	[0.0426, 0.1035]	31.695%
间接效应3: 人际敏感性→线上社交焦虑→错失恐惧→网络成瘾	0.0282	0.0074	[0.0151, 0.0442]	12.656%
总间接效应	0.2131	0.0219	[0.1708, 0.2563]	95.626%
总效应	0.2229	0.0214	[0.0000, 0.1808]	100%

四、讨论

(一) 人际敏感性与网络成瘾

以往人际敏感性因素对于网络成瘾的研究较少,但已有的研究都表明人际敏感性能正向预测网络成瘾。本研究探讨了人际敏感性与网络成瘾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人际敏感性与网络成瘾确实存在显著正相关,验证了假设1。人际敏感性高的人在人际关系上往往比较自卑,容易不安,对于人际交往也保持消极的态度^[38],然而网络的匿名性和便利性等能够帮助他们逃避现实生活中给他们带来的负面体验,因而他们也会更容易沉迷于网络世界,有一项针对中国台湾地区青少年的相关纵向研究就证实了人际敏感性对于网络成瘾的影响^[39]。对于人际敏感水平较高的个体,如若从人际关系入手,跨出自身性格的缺陷,大胆积极地交友,或许对于成瘾的概率会有所降低。另一方面,培养更多的兴趣爱好也能帮助高人际敏感性个体在未改变自身敏感特性的同时,可一定程度避免成瘾。

进一步中介检验表明:总中介效应为0.2131,占总效应(0.2229)95.626%,如表3所示,人际敏感性到网络成瘾的直接效应为0.0097,但人际敏感性到网络成瘾的直接效应并不显著($P > 0.05$)。人际敏感性→错失恐惧→网络成瘾,即间接效应1(0.1143,占总效应51.275%);人际敏感性→线上社交焦虑→网络成瘾,即间接效应2(0.0706,占总效应31.695%);人际敏感性→线上社交焦虑→错失恐惧→网络成瘾,即间接效应3(0.0282,占总效应12.696%)。间接效应远大于直接效应,说明错失恐惧、线上社交焦虑及错失恐惧→线上社交焦虑在人际敏感性与网络成瘾中分别发挥单独和链式中介作用。

(二) 错失恐惧和线上社交焦虑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发现错失恐惧在人际敏感性和网络成瘾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验证了假设2。本研究将这三个变量同时纳入考察,发现错失恐惧在人际敏感性与网络成瘾之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人际敏感性高的个体对于周围人的情绪变化和活动都会密切关注,因此他们的错失恐惧水平也会相对更高。高人际敏感性者容易产生错失恐惧,即害怕错过重要的消息,这会使他们非常焦虑^[19],同时这又会反过来进一步增加人际关系的敏感性^[40]。然而人际敏感性高的个体本身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是有所缺失的,他们并非不需要与人打交道,也并非不想与人打交道,只是在与人交流相处过程中有不好的体验,所以他们退避到网络世界。因为他们失去了面对面的信息接收途径,所以能够进行信息交换的途径更加狭窄,因而更加害怕错过重要的信息、时间节点,但他们也只能借助网络平台,这样网络成瘾就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虽然相关研究较少,但有一项与手机成瘾相关的研究证明了我们的观

点,手机成瘾与网络成瘾本身存在共性^[19]。

本研究还发现线上社交焦虑在人际敏感性和网络成瘾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验证了假设 3。本研究是首次将这三个变量一起纳入进行考察的研究,在探索人际敏感性和网络成瘾内在机制方面做到了前瞻性,并且触及到了线上社交焦虑,这个不常被研究者使用的变量,同样是考虑到网络行为而进行的选择。人际敏感性高的个体易出现焦虑情绪^[9],有研究表明相对于普通个体,具有社交焦虑症的个体,其人际敏感性远大于无社交焦虑症的个体^[22]。高人际敏感性个体更关注他人的言行举止,也更容易对他人的行为和态度进行过度解读,他们还会担心自己的行为话语是否会影响他人对自己的看法,这些都会导致他们出现更多的人际关系问题,因此人际敏感性会导致社交焦虑^[41],这部分的解释同样可以在线上社交焦虑中得到呈现。具体来说,人际敏感性高的个体会对他人给自己发送的信息产生多种看法,他们甚至会产生误解,同时由于自身逃避社交又不善社交,所以很难也很害怕与人沟通,长此以往,他们可能会通过社交平台来接收信息,但他们会变得恐惧与人相处,无论是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线上社交平台,当然有时也会有不可避免的接触,这时他们还会为了缓解自己的焦虑而参与其他网络活动,这样渐渐形成了网络成瘾。

此外,研究结果进一步发现错失恐惧和线上社交焦虑在人际敏感性和网络成瘾间起链式中介作用,假设 4 成立。这与以往错失恐惧水平较高的个体会呈现较高水平的线上社交焦虑的研究结果相一致^[29]。本研究首次将这四个变量一起考量,经过一系列的验证,我们可以看出,高人际敏感性的个体更容易受到社交环境的影响,由于害怕现实生活中的社交活动而退避到网络世界,但他们无法避免也不能避免与人相处,他们的错失恐惧比普通人更高,因为他们信息交流有限,所以更加害怕错过重要的信息。错失恐惧水平高的人会频繁使用社交软件,导致他们的线上社交焦虑也相应增高,为了应对这些焦虑和压力,个体可能倾向于通过上网来逃避社交带来的不安和压力,进而导致网络成瘾的发展。

(三) 研究意义与局限

本研究的意义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讨论。在理论上,虽然已有研究证实了人际敏感性对网络成瘾的稳定预测作用,但研究不多,本研究进

一步证实了这一点以及相关中介变量错失恐惧、线上社交焦虑与网络成瘾的关系。除此之外,本研究发现了线上社交焦虑在人际敏感性和网络成瘾之间的关系以及错失恐惧和线上社交焦虑对于网络成瘾的链式中介效应,深入探讨了其内在机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线上社交焦虑这个变量一直以来关注较少,大量研究都是考察社交焦虑,因此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给后续的研究者提供了更多的思考和研究方向。在实践意义上,考察人际敏感性这个人格特质与网络成瘾之间的关系,能够给网络成瘾患者的治疗工作提供实证支持,也能帮助相关工作者开发更多更有效的方法进行提前预防和后续治疗。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还需今后进一步完善。首先,研究只采用了横断研究探讨人际敏感性对网络成瘾的影响,尽管以往的理论、实证证据为本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都不能充分证实其中间变量的种种因果关系,本研究虽然得出了部分结论,但仍需追踪研究进一步探究、验证,以便更深入地揭示变量间的作用机制。其次,本研所得数据均来自自我报告,尽管共同方法偏差表示不显著,但仍然可能存在社会赞许效应,被试希望给自己塑造一个较好的形象,从而做出不诚实的回答,今后可以尝试从多个信息源收集数据。

[参考文献]

- [1] 李松,冉光明,张琪,等. 社交回避对网络过度使用的影响:一个链式中介模型[J]. 应用心理学, 2020 (26): 307-314.
- [2] 姚宇,苏艳青,张在怀,等. 疫情背景下大学生同伴关系与网络成瘾:孤独感和领悟社会支持的链式中介作用[J]. 心理月刊, 2023 (18): 45-49.
- [3] GOLDBERG, LEWIS. The structure of phenotypic personality traits [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3, 48 (1): 26-28.
- [4] YOUNG K S. Internet Addiction: The Emergence of a New Clinical Disorder [J]. 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 1998, 1 (3): 237-244.
- [5] DAVIS R A. A cognitive-behavioral model of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01, 17 (2): 187-195.
- [6] 刘树娟,张智君. 网络成瘾的社会-心理-生理模型及研究展望[J]. 应用心理学, 2004 (10): 48-54.
- [7] ARMSTRONG L, PHILLIPS J G, SALING L L. Potential determinants of heavier internet usage [J]. International

- journal of human - computer studies, 2000, 53 (4): 537 - 550.
- [8] MOLTON I R, SIEGEL S D, PENEDO F J, et al. Promoting recovery of sexual functioning after radical prostatectomy with group - based stress management: the role of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J].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 2008, 64 (5): 527 - 536.
- [9] 赖运成, 叶一舵. 人际敏感性: 概念, 测量, 影响因素和作用 [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2): 157 - 165.
- [10] SMITH B W, ZAUTRA A J.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and reactivity to spousal conflict in healthy older women [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1, 31 (6): 915 - 923.
- [11] BOYCE P, PARKER G. Development of a scale to measure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J].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sychiatry, 1989, 23 (3): 341 - 351.
- [12] 李越. 关于错失恐惧的研究综述 [J]. 科幻画报, 2022 (31): 197 - 198.
- [13] SALIM F, RAHARDJO W, TANAYA T, et al. Are Self - Presentation Influenced by Friendship - Contingent Self - Esteem and Fear Of Missing Out? [J]. Makara Human Behavior Studies in Asia, 2017, 21 (2): 70 - 82.
- [14] GELDER M G, MARKS I M. Severe agoraphobia: a controlled prospective trial of behaviour therapy [J].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 the journal of mental science, 1966, 112 (484): 309 - 319.
- [15] 栗文敏, 刘丽. 社交焦虑研究综述 [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7, 253 (11): 37 - 39.
- [16] 陈必忠, 张绮琳, 张瑞敏, 等. 线上社交焦虑: 社交媒体中的人际负性体验 [J]. 应用心理学, 2020 (26): 180 - 192.
- [17] ERASLAN - CAPAN B.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and problematic Facebook use in Turkish university students [J]. The Anthropologist, 2015, 21 (3): 395 - 403.
- [18] TAYMUR I, BUDAK E, DEMIRCI H, et al.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et addiction, psychopathology and dysfunctional beliefs [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6 (61): 532 - 536.
- [19] LIN L, WANG X, LI Q, et al. The influence of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on smartphone addiction: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1, (12): 670 - 223.
- [20] VARCHETTA M, FRASCHETTI A, MARI E, et al. Social media addiction, fear of missing out (FoMO) and online vulnerability in university students [J]. Revista Digital de Investigación en Docencia Universitaria, 2020, 14 (1): 1187 - 1188.
- [21] MARIN T J. Specific features of stressful experiences,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and biological stress mediator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D]. Columbia: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2010.
- [22] VIDYANIDHI K, SUDHIR P M.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and dysfunctional cognitions in soci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J]. As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2009, 2 (1): 25 - 28.
- [23] ZHAN Z, WEI Q, HONG J - C. Cellphone addiction during the Covid - 19 outbreak: How online social anxiety and cyber danger belief mediate the influence of personality [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21 (121): 106790 - 106791.
- [24] MOLAVI P, MIKAEILI N, GHASEMINEJAD M A, et al. Social Anxiety and Benign and Toxic Online Self - Disclosures: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Role of Rejection Sensitivity, Self - Regulation, and Internet Addiction in College Students [J].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2018, 206 (8): 598 - 605.
- [25] DEMPSEY A E, O'BRIEN K D, TIAMIYU M F, et al. Fear of missing out (FoMO) and rumination mediate relations between social anxiety and problematic Facebook use [J]. Addictive Behaviors Reports, 2019 (9): 100150 - 100151.
- [26] 李中英, 马林.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错失焦虑症: 压力知觉的中介与乐观的调节 [J]. 心理科学, 2019 (42): 949 - 955.
- [27] 梁正燧, 李玉鑫, 廉赛赛, 等. 大学生错失焦虑的成因以及影响研究 [J]. 中国网络传播研究, 2017 (1): 187 - 202.
- [28] YE B. How should college modernized education deal with students' social media use? On social media platform: the impact of fear of missing out on College Students' Self - esteem; proceedings of the 2021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ducation (ICISE - IE) [C]. 2021 (2).
- [29] DUAN W, HE C, TANG X. Why do people browse and post on WeChat moments? Relationships among fear of missing out, strategic self - presentation, and online social anxiety [J].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2020, 23 (10): 708 - 714.
- [30] CHOU C, HSIAO M C. Internet addiction, usage, gratification, and pleasure experience: the Taiwan college students' case [J]. Comput Educ, 2000, 35 (1): 65 - 80.
- [31] PRZYBYLSKI A K, MURAYAMA K, DEHAAN C R, et

- al. Motivational,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correlates of fear of missing out [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3, 29 (4): 1841–1848.
- [32] 李琦, 王佳宁, 赵思琦, 等. 错失焦虑量表测评大学生的效度和信度 [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9 (33): 312–317.
- [33] 韩静, 尹彬. 大学生孤独感与错失焦虑: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J]. *心理研究*, 2020 (13): 359–365.
- [34] 龚勋, 蔡太生, 窦芬, 等. 羞怯与大学生错失恐惧: 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及其性别差异 [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2 (30): 1121–1125.
- [35] 宋东玉, 刘宇舟, 常莉霞, 等. 306 名大学生错失恐惧与社交媒体倦怠的关系: 睡眠质量和负性情绪的链式中介作用 [J]. *山东大学学报 (医学版)*, 2023 (61): 80–85.
- [36] 陈必忠, 张瑞敏, 张绮琳, 等. 社交媒体用户社交焦虑量表在中国大学生中的初步应用 [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0 (28): 1190–1193.
- [37] 周浩, 龙立荣. 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 [J]. *心理科学进展*, 2004 (6): 942–950.
- [38] LIPMAN R S, COVI L, SHAPIRO A K. The Hopkins Symptom Checklist (HSCL): factors derived from the HSCL–90 [J].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1979, 1 (1): 9–24.
- [39] KO C H, YEN J–Y, YEN C–F, et al. Factors predictive for incidence and remission of internet addiction in young adolescents: a prospective study [J]. *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 2007, 10 (4): 545–551.
- [40] YILMAZ T, BEKAROLU E. Does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and paranoid ideation predict nomophobia: an analysis with a young adult sample [J]. *Current Psychology*, 2022, 41 (2): 1026–1032.
- [41] KUMARI R S, SUDHIR P M, MARIAMMA P. Perfectionism and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in social phobia: The interpersonal aspects of perfectionism [J]. *Psychological Studies*, 2012, (57): 357–368.

(责任编辑: 上官林武)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and Internet Addiction: A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Fear of Missing Out and Online Social Anxiety

FAN Lu¹, LIAN Wen¹, ZHU Xin–yi^{1,2}, JIN Jia–jia¹

(1.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325035, China;

2. Jinghengyi College,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and internet addiction from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as well as the mediating roles of fear of missing out and online social anxiety. A total of 470 college students completed the Internet Addiction (IAS), the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IPSM), the Fear of Missing Out scale (FoMOS) and the Social Anxiety Scale for Social Media Users (SAS–SMU). Result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and internet addiction ($r=0.434$, $P<0.001$); Fear of missing out and online social anxiety play a significant separate mediation role between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and internet addiction, the mediation effect values were 0.114 and 0.071; Fear of missing out and online social anxiety played a significant chain mediation role between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and internet addiction, with an effect value of 0.028. Conclusion: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can affect internet addiction by the individual mediating effect of fear of missing out and online social anxiety, can also indirectly affect it by the chain mediation effect of fear of missing out and online social anxiety.

Key words: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online social anxiety; fear of missing out; internet addiction; chain mediating effect